隰鬲、隰簋銘文補釋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臺

鬲、簋，見於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《集成》）00741和03990，[[1]](#endnote-1)[1]又見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（《銘圖》）02994和04921，[[2]](#endnote-2)[2]二書都有釋文；朱鳳瀚先生在《新見商金文考釋（二篇）》（《考釋》）一文中，[[3]](#endnote-3)[3]給出的釋文又略有不同，感覺三家理解有歧異之處，故作此文談談個人的淺見。

鬲、簋銘文原拓如下：

（鬲銘）（簋銘）

一、鬲銘釋文：

《集成》：亞沚，庚寅，（僆）𠦪（祓）□在寑，王光商（賞）（僆）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丁彝。

《銘圖》：亞沚，庚寅，（僆）𠦪□在𡨦，王光商（賞）（僆）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丁彝。

《考釋》：亞（中），庚寅，奏□才（在）𡨦（寑），王光商（賞）沚貝，用乍父□彝。

二、簋銘釋文：

《集成》：亞沚，辛巳，（僆）尋，在小圃，王光商（賞）（僆）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乙彝。

《銘圖》：亞沚，辛巳（子），（僆）（尋），在小圃，王光商（賞）（僆）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乙彝。

《考釋》：亞（中），辛巳，尋才（在）小圃。王光商（賞）沚貝，用乍（作）父乙彝。

其中，鬲銘中《集成》、《銘圖》的所謂“𠦪”，朱鳳瀚先生釋“奏”；“奏”下一字，朱先生認為“‘奏’下所缺一字，疑是‘庸’字”，均可從。“奏庸”卜辭習見，也見於《逸周書·世俘》，“庸”本是指鏞（青銅鐃），在殷周時期“奏庸”的意思應相當於後世的“奏樂”，不單單是演奏鏞一種樂器，蓋舉庸（鏞）以概其餘，而且很可能也包括歌曲在內。比如殷末期的作冊般銅黿（《新收》NA1553）的銘文里說，王在洹水弋獵，射到一隻黿，王射了一箭，奴射了三箭，[[4]](#endnote-4)[4]都沒有脫離目標（均命中）。王就命令寑馗告知作冊般說：“奏于庸。作母寶。”“奏于庸”就是創作歌曲演奏了來讚頌這件事；“作母寶”中的“母”當讀“女”，指銘文中的“奴”，應該是商王的后妃之類，就是再給奴作個寶物（即這件銅黿）來紀念這件事。所以“奏庸”就是奏樂的意思。

一、釋“遝”

先說說器主的名字“”，《集成》、《銘圖》釋文都是根據字形隸定，本文標題用“隰”是因為這個字通“隰”，故暫從，其實這個字本身不是“隰”。

這個人名也見於尊，“”又見於晉侯對盨、敔簋，簋中作“”。吳鎮烽先生已經指出、與實爲一字，晉侯對盨銘文中的“原”馬承源先生讀“隰”，敔簋和簋銘文中的“追”、“追”裘錫圭先生讀“追襲”；[[5]](#endnote-5)[5]朱鳳瀚先生認為“原”讀“原濕”，則“”與“濕”音同，為邪母緝部字；李家浩先生指出“襲”古籍中或通雜遝之“遝”，認為尊此處應該讀為“眔（及）”。[[6]](#endnote-6)[6]

按：“”為人名，其所作器物有尊、鬲、簋，在尊銘中該字從辵，鬲、簋銘中從止，是殷末帝辛時期的一位樂官。此字從止或辵，則絕非“隰”或“襲”的本字，《集成》、《銘圖》括釋“僆”（音連），但此字被用為原隰之“隰”，恐怕釋“僆”也不確。該字除去辵或止的部分，象人坐而績絲形，當是“緝”字的初文，《說文》：“緝，績也”是其義，緝績絲麻有連續不斷之意，故《詩·行葦》：“授几有緝御”鄭《箋》云：“緝猶續也”，《玉篇》也說：“緝，續也。”故從辵或止者，很可能就是李家浩先生提到的“遝”，即雜遝之“遝”的本字，“緝”、“遝”都是緝部字。《說文》：“遝，䢔也”，段注：

“《廣韵》：‘䢔遝，行相及也。’《文賦》：‘紛葳蕤以馺遝。’《方言》：‘迨、遝，及也。東齊曰迨，關之東西曰遝，或曰及。’《公羊傳》：‘祖之所逮聞也’，《漢石經》作‘遝聞’。”

“遝”從“眔”聲，在卜辭中“眔”用為“及”義，其實就是“遝”，《方言》說“關之東西曰遝，或曰及”，說明“遝”、“及”不同字而義同。“遝”不是一般的“及”，而是很多人連續不斷地相及，其原字從“緝”聲也兼會意作用，故言“雜遝”、“馺遝”、“䢔遝”，均疊韻連綿詞，表示眾多。用為原隰之“隰”或追襲之“襲”都是音近假借。特別是在傳世典籍中就有“遝”、“襲”通用的例子，[[7]](#endnote-7)[7]金文中用為追襲之“襲”，而“襲”、“隰”音同，故亦得假借作“隰”，可證此字釋“遝”是比較可信的，所以，器銘當曰“遝鬲”、“遝簋”、“遝尊”（下文敘述中用“遝”代）。

二、釋“徙（娑）”

“沚”字，甲骨文中作“”（合20346正）、“”（合6998）、“”（合6483正）等形，目前諸家基本都是隸定作“沚”，卜辭中用為方國名和人名字，習見，該國經常和殷人西北的勁敵土方、貢方發生戰爭。按：此字非《說文》從水止聲的“沚”，其所從的小點也非是“水”，而當是從止從小或少聲，馬敘倫先生已經指出“小”、“少”本一字，是“沙”的初文，[[8]](#endnote-8)[8]是正確的看法。說準確一點，“少”才是“沙”的本字，甲骨文作“”（合19772），用四個小點表示沙粒，段玉裁於《說文》“沙”下注云“古音娑”，是心紐歌部字。“小”字甲骨文寫作“”（合7791），是把“沙”減少了一點，用來表示沙粒的細小，仍從“沙”聲，古音當讀若“瑣”，《爾雅·釋訓》：“佌佌、瑣瑣，小也”，“佌”、“瑣”都是音近的字，“佌佌”、“瑣瑣”是同一語之轉，“瑣瑣”當為殷商古語，就是“小小”，也是心紐歌部字。周人當曰“小”若“宵”或“肖”（同心紐雙聲），《方言》十二：“趙、肖，小也”，後人曰“宵小”者亦是，其實就是“瑣”的雙聲音轉，故“少”、“小”均轉入宵部，此即周人的語言流變所致。

甲骨文從止沙聲的字，應該遷徙之“徙”的本字。《說文》：“徙，迻也。从辵止聲。𢓊，徙或从彳。𡲴，古文徙。”曾憲通先生論之云：

“包山簡250借長（沙）之為徙字。沙、徙均屬心母歌部，《文選·長門賦》李善注：‘蹝與躧音義同。’《戰國策·燕策一》：‘猶釋弊躧。’馬王堆本躧作沙。可證沙、徙古音相同，可以通假。因知徙之古文作者乃借沙為徙。而地名之長，字又作，與璽文之![C:\Users\td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445699423\QQ\WinTemp\RichOle\7BU7)(W()F5]~XRJFG7DDHA.png]()又作情形十分相似。然則古文之、，簡文之作![C:\Users\td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445699423\QQ\WinTemp\RichOle\JBDCCS`OT$Z_}]AQ$[$2QJQ.png]()、，與璽文之乃一字之異寫。換言之，璽文之![C:\Users\td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445699423\QQ\WinTemp\RichOle\AGIA]JM{%NC2)L)QA8W~{~H.png]()當是簡文字的異體。”[[9]](#endnote-9)[9]

這個借為“沙”的字本當作“”，後來增加義符“辵”就是遷徙之“徙”。其本字是從尾少（沙）聲，從“米”者是“少（沙）”的訛變，即《說文》所載古文的“𡲴”，此字就是婆娑之“娑”的本字，“娑”、“徙”同心紐歌部音同，故得通假。

“娑”本義是指鳳鳥（雄孔雀）舒展搖動尾巴（開屏）起舞的樣子，李孝定先生指出“鳳殆即今之孔雀”，[[10]](#endnote-10)[9]其說良是。準確地說鳳是雄孔雀，故字形有長尾斑翎。孔雀類鳥即《山海經》所謂“五彩之鳥”者，《大荒東經》說“有五彩之鳥，相鄉弃沙”，“弃”是“弁”字之误，“弁沙”即“媻娑”、“婆娑”、“毰毸”，《廣韻·上平聲·裴韻》：“毰毸，鳳舞”是其義，字從“毛”蓋謂鳳鳥之羽毛。《說文》：“娑，舞也。从女沙聲。《詩》曰：‘市也媻娑。’”段注：

“《爾雅》及《毛傳》皆曰：‘婆娑，舞也。’《詩音義》曰：‘婆，步波反。《說文》作媻。’《爾雅音義》但云‘娑，素何反’，不爲‘婆’字作音，葢陸所據《爾雅》固作‘娑娑’。《魯頌》傳曰：‘犧尊有沙飾也。’《鄭志》：‘張逸曰：犧讀爲沙，沙，鳯皇也。不解鳯皇何以爲沙？答曰：刻畫鳯皇之象於尊。其形娑娑然。”

據段注，今本《爾雅·釋訓》“婆娑，舞也”本當作“娑娑，舞也”，“娑娑”當是雄孔雀開屏時振動羽翎發出的那種“沙沙”聲的擬音，蓋雄孔雀開屏時一邊旋轉身體一邊振動羽毛，若起舞然，因用以指其舞；後所謂“舞也”、“沙（娑），鳳皇也”，應該都是由“鳳舞”之義引申出來的，故其字從尾會意，從少（沙）得聲，也用為遷徙之“徙”，因為甲骨文中的“徙”就是從止沙聲，二者讀音相同。

甲骨文的“徙”作為國名，而且與居於晉地的敵國土方相近，可能是《左傳·隱公五年》“翼侯奔隨”之“隨”，杜注：“隨，晉地。”“徙”、“隨”心邪旁紐雙聲、同歌部疊韻音近。

在鬲銘中，“徙”字署在最末尾，故《集成》、《銘圖》以為人名或族氏名與“亞”框連讀為“亞沚”；簋銘則是在第三行的末尾，《集成》、《銘圖》也是與鬲銘一樣的處理，而朱鳳瀚先生認為：

“（鬲銘）‘沚’寫在銘末，像是在族氏名號的位置，但從簋銘可知，‘沚’應與其左邊的“貝”連讀爲“沚貝”，即在沚地所得貝。”

認為“沚”是地名，將“沚貝”連讀，釋為沚地之貝。但是如果結合遝尊銘文可以知道朱先生說非是。遝尊銘文最後署名“大万”，其位置和鬲銘的“徙”相当；而簋銘的情況，顯然本來也是該署在末尾，但是該銘佈局有問題，當寫完“彝”字之後，已經到了亞框的底部沒有空了，所以就寫在了“彝”的旁邊，成了第三行的最末一字。所以，就文字處理而言，顯然《集成》和《銘圖》是對的。

朱鳳瀚先生也指出尊、鬲、簋上的“”、“”是同一個人，同時指出“大万”是氏名，是家族名號，應該是對的。吳鎮烽先生認為：

“‘万’讀爲萬舞之萬。裘錫圭先生在《釋万》中指出‘大万應即万人之長’，万是從事樂舞工作的一種人。”

“大万”應該是舞人的首領，是一種職務，商周人多以職務或職業為氏，所以也是氏族名。鬲、簋銘中的“徙”的位置相當於“大万”，那麼可知“徙”當是“娑”的假借字，是“舞”的意思，“娑”和“大万”很可能是同一個職務的不同稱謂，就象周代司馬又稱圻父一樣。

殷商時期的“娑”或“大万”應該相當於周代的“舞師”，《周禮·地官司徒·舞師》云：

“舞師：掌教兵舞，帥而舞山川之祭祀；教帗舞，帥而舞社稷之祭祀；教羽舞，帥而舞四方之祭祀；教皇舞，帥而舞旱暵之事。凡野舞，則皆教之。凡小祭祀，則不興舞。”

舞師是一種職務，負責教習舞蹈，在重要祭祀活動中獻舞，舞師還要親自上陣領舞，“娑”或“大万”的情況當與之類似。遝鑄造了尊、鬲、簋，在署氏族名的時候，尊署“大万”，鬲、簋署“徙（娑）”，應該是一樣的，大万氏也就是徙（娑）氏，是一種以舞蹈為職業的氏名。

三、釋“尋陰”

最後說說簋銘中的“尋”，第二字三家都是依形隸定，蓋字不可識。按：此字當是從𨸏今聲，即“陰”字，只不過下面的“𨸏”形簡化為二齒，殷人寫“𨸏”旁的時候偶或寫成二齒形，如常見的“降”字，或寫作“”（合13737）、“”（合19627）就是例子。金文中“陰”的寫法如“”（敬事天王鐘）、“”（㠱伯子妊父盨）差不多，二者是繁簡之別，簋銘中的字形沒有“丂”形筆畫，故把“𨸏”直接寫在下面。

“尋陰”當讀為“沈吟”、“呻吟”。在出土文獻中，“尋”或用作“探”，[[11]](#endnote-11)[10]“探”、“沈”透定旁紐雙聲、同侵部疊韻，音近可通；“吟”、“陰”疑影旁紐雙聲、同侵部疊韻相近。“尋陰”或“沈吟”蓋為疊韻連綿詞。朱起鳳《辭通》指出“呻吟”、“呻呼”、“沈吟”、“歌唫”是同一詞，注云：“沈與呻音相近，歌字亦當為呻”。[[12]](#endnote-12)[11]所以“尋陰”就是“呻吟”。

在遝尊銘文中有“新宜”，“”字吳鎮烽先生、朱鳳瀚先生釋“坎”，李家浩先生釋“𣢘”，同“呻”、“𠲳”，認為：

“‘𣢘（呻）’有吟誦、吟詠的意思。可見‘新宜𣢘’文字本身也反映出是歌。‘新宜𣢘’之‘宜’，大概與其前‘尊宜’之‘宜’有關。若此，‘新宜𣢘’是新譜寫的佐食肴饌的歌。”

按：現在知道遝簋中有“呻吟”一詞，可證李家浩先生的看法是對的。

“”字讓人聯想到金文中的“”（吹方鼎）字，又見於焂卣，這個字過去多釋“吹”，單育辰先生指出此字在金文中的繁構作“”， 從果聲，用為“祼”，《焂卣》爲會意字，象一人張口而飲，與後世“吹噓”的“吹”全無關係。《焂卣》的“吹”亦應讀爲“祼”，[[13]](#endnote-13)[12]說當是也。金文“吹”字當是“歌”的表意初文，《說文》：“歌，詠也”，《書·舜典》所謂“詩言志，歌永（詠）言，聲依永（詠），律和聲”是也。《白虎通·禮樂》：“夫歌者，口言之也”，故字從口從欠表示人發聲吟詠之意。“歌”與“果”同見紐歌部，故或加“果”為聲符，用為“祼（灌）”是音近假借。

“”是從欠田聲，與“吹（歌）”的構形有相通之處，都是從“欠”會意，故當如李家浩先生說是“𣢘（呻）”的本字。《說文》：“呻，吟也”、“吟，呻也”，或連稱“呻吟”，《莊子·列禦寇》：“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”，郭注：“呻吟，吟詠之謂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呻音申，謂吟詠學問之聲也。崔云：‘呻，誦也。’”“吟”亦“歌”，朱駿聲《通訓定聲》於“吟”下云：

“《廣雅·釋樂》：‘吟，歌也。’《秦策》：‘則將吳吟’注：‘歌吟也。’《荀子·不苟》：‘盜蹠吟口’注：‘吟詠長在人口也。’《詩·板》傳：‘殿屎，呻吟也。’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‘吟青黃’注：‘謂歌誦也。’”

“呻”、“吟”或“呻吟”蓋即歌詠的一種形式，和歌一樣是配合音樂吟詠詩詞，今所謂“唱”。“歌”在古代是一種樂名，如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、《歸藏·啟筮》、《楚辭·天問》都說夏后啟有《九歌》，《楚辭》中也有《九歌》。尊銘言“新宜呻”即新獻上的樂歌，所謂“新聲”。《韓非子·十過》記載衛靈公至濮水上，“夜分，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”、“有鼓新聲者，使人問左右”，師曠告訴他“此師延之所作，與紂為《靡靡》之樂也。”遝尊銘文“奏庸，新宜呻”謂奏的樂是新獻之歌。蓋古代歌舞不分家，善舞者亦善歌，邊歌邊舞，故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言夏后啟“歌《九招》”，《竹書紀年》則曰“夏后啟舞《九招》”，其實意同。

遝簋銘文說“遝呻吟，在小圃，王光商（賞）貝”，就是遝在小圃為王唱歌，受到王的讚賞，賞給他貝。遝尊里只說“賞”而不言“貝”，其字寫法就是上商下貝，蓋當讀為“商貝”二字。

鬲、簋、尊記載遝受賞的地點也原因均不同：鬲銘記載的是在寑（內宮）奏庸（奏樂）而受賞，簋銘記載的是在小圃呻吟（唱歌）而受賞，尊銘里還有個別文字沒能合理的解釋，但大概可知是在闌（柬）大室跳舞而受賞，說明遝這個樂官歌、樂、舞的本領具佳，皆受過王賞。

1. [1]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（修訂增補本）》，中華書局2007年。鬲銘見第一冊，684頁；簋銘見第三冊，217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吳鎮烽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。鬲銘見第六卷，430頁；簋銘見第十卷，24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朱鳳瀚：《新見金文考（兩篇）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，123-142頁。下引朱先生說均出此文，不另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“奴”原字作“”，從女又聲，此為女名或女稱，非奴僕之“奴”，疑即“姷”之本字，《說文》：“姷，耦也”，義同“妃”，可能是指商王的配偶。故下文云“作母寶”之“母”當指此人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吳鎮烽：《隰尊銘文初探》，復旦網2014/7/29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311；下引吳先生說均出此文，不另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李家浩：《大万尊銘文釋讀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8輯，中西書局2016年，30-37頁；下引李先生說均出此文，不另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1989年，53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，上海書店1985年，第三卷第一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李圃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第二冊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，381頁引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9] 于省吾主編，姚孝遂按語編撰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1999年，第二冊1711頁引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10] 白於藍：《戰國簡牘帛書通假字彙纂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，90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11] 朱起鳳：《辭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，107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12] 單育辰：《焂卣補釋》，復旦網2013/5/4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42 [↑](#endnote-ref-13)